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
第十五回 瓦德西將軍私來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爭自由天

話說彩雲只顧看人堆裡擠出那個少年，探頭出去，冷不防頭上插的一對白金底兒八寶攢珠鑽石蓮蓬簪，無心地滑脫出來，直向人堆裡落去，叫聲：「哎呀，阿福你瞧，我頭上掉了什麼？」阿福丟了風琴，湊近彩雲椅背，端相道：「沒少什麼。嗶，新買的鑽石簪少了一支，快讓我下去找來！」說罷，一扭身往樓下跑。剛走到樓下夾弄，不提防一個老家人手裡托著個洋紙金邊封兒，正往辦事房而來，低著頭往前走，卻被阿福撞個滿懷，一手拉住阿福喝道：「慌慌張張幹什麼來？眼珠子都不生，撞你老子！」阿福擡頭見是愛青的老家人金升，就一撒手道：「快別拉我，太太叫我有事呢！」金升馬上瞪著眼道：「撞了人，還是你有理！小雜種，誰是太太？有什麼說得響的事兒，你們打量我不知道嗎？一天到晚，粘股糖似的，不分上下，攬在一塊兒坐馬車、看夜戲、游花園。玩兒也不揀個地方兒，也不論個時候兒，青天白日，仗著老爺不管事，在樓上什麼花樣不幹出來！這會兒爽性唱起來了，引得閑人擠了滿街，中國人的臉給你們丟完了！」嘴裡咕嚕個不了。阿福只裝個不聽見，箭也似地往外跑。跑到門口，只見街上的人人都散了，街心裡立個巡捕，臺階上三四個小麼兒在那裡摟著玩呢。看見阿福出來，一哄兒都上來，一個說：「阿福哥，你許我的小表練兒，怎麼樣了？」一個說：「不差。我要的蜜蠟煙嘴兒，快拿來！」又有一個大一點兒的說道：「別給他要，你們不想想，他敢賴我們東西嗎！」阿福把他們一推，幾步跨下臺階兒道：「誰賴你們！太太丟了根鑽石簪兒在這兒，快幫我來找，找著了，一並有賞。」幾個小麼兒聽了，忙著下來，說在哪兒呢？阿福道：「總不離這塊地方。」於是分頭滿街的找，東攬攬，西摸摸；阿福也四下裡留心的看，哪兒有簪的影兒！正在沒法時，街東頭兒，匡次芳和塔翻譯兩個人說著話，慢慢兒地走回來，問什麼事。阿福說明丟了簪兒。次芳笑了笑：「我們出去的時候滿擠了一街的人，誰揀了去了？趕快去尋找！」塔翻譯道：「東西值錢不值錢呢？」阿福道：「新買的呢，一對兒要一千兩哩，怎麼不值錢！」次芳向塔翻譯伸伸五指頭，笑著道：「就是這話兒了！」塔翻譯也笑了道：「快報捕呀！」阿福道：「到哪兒去報呢？」塔翻譯指著那巡捕道：「那不是嗎？」次芳笑道：「他不會外國話，你給他報一下吧！」於是塔翻譯就走過去，給那巡捕咕嚕咕嚕說了半天方回來，說巡捕答應給查了，可是要看樣兒呢。阿福道：「有，有，我去拿！」就飛身上樓了。這裡次芳和塔翻譯就一徑進了使館門，過了夾弄，東首第一個門進去就是辦事房。好幾個隨員在那裡寫字，見兩人進來，就說大人有事，在書房等兩位去商量呢。兩人同路出了辦事房，望西面行來。過了客廳，裡間正是愛青常坐的書室。塔翻譯先掀簾進去，只見愛青靜悄悄的，正在那裡把施特拉《蒙古史》校《元史·太祖本紀》哩，見兩人連忙站起道：「今兒俄禮部送來一角公文，不知是什麼事？」說著，把那個金邊白封兒遞給塔翻譯。塔翻譯拆開看了一回，點頭道：「不差。今天是華歷二月初三，恰是俄歷二月初七。從初七到□一，是耶穌遭難復生之期，俄國叫做大好日，家家結綵懸旗，唱歌酣飲。俄皇借此佳節，擇俄歷初九日，在溫宮開大跳舞會，請各國公使夫婦同去赴會。這分就是禮部備的請帖，屆時禮部大臣還要自己來請呢！」次芳道：「好了，我們又要開眼了！」愛青道：「剛纔倒嚇我一跳，當是什麼交涉的難題日來了。前天英國使臣告訴我，俄國鐵路已接至海參崴，其意專在朝鮮及東三省，預定將來進兵之路，勸我們設法抵抗。我想此時有什麼法子呢？只好由他罷了。」次芳道：「現在中、俄邦交很好，且德相俾思麥正欲挑俄、奧開釁，俄、奧齟齬，必無暇及我。英使怕俄人想他的印度，所以恐嚇我們，別上他當！」塔翻譯道：「次芳的話不差。昨日報上說，俄鐵路將渡暗木河，進窺印度，英人甚恐。就是這話了。」兩人又說了些外面熱鬧的話，卻不敢提丟簪的事，見愛青無話，只得辭了出來。這裡愛青還是筆不停披地校他的《元史》，直到吃晚飯時方上樓來，把俄皇請赴跳舞會的事告訴彩雲，原想叫她歡喜，哪知彩雲正為失了寶簪心中不自在，推說這兩日身上不好，不高興去。愛青只得罷了。不在話下。

單說這日，到了俄歷二月初九日，正是華歷二月初五日，晴曦高涌，積雪乍消，淡雲融融，和風拂拂，彷彿天公解意，助人高興的樣子，真個九達無禁，錦綵交飛，萬戶初開，歌鐘互答，說不盡的男歡女悅，巷舞衢謠。各國使館無不升旗懸綵，共賀嘉辰。那時候，吉爾斯街中國使館門口，左右掛著五爪金龍的紅色大旗，樓前橫掛雙頭猛鷲的五綵繡旗，樓上樓下掛滿了山水人物的細巧綉燈，花團錦簇，不及細表。街上卻靜悄悄地人來人往，有兩個帶刀的馬上巡兵，街東走到街西，在那裡彈壓閑人，不許聲鬧。不一會，忽見街西面來了五對高帽烏衣的馬隊，如風的卷到使館門口，勒住馬韁，整整齊齊，分列兩旁。接著就是□名步兵衛兵，一色金邊大紅長袍、金邊鉸形黑絨帽，威風凜凜，一步一步掌著軍樂而來，挨著馬隊站住了。隨後來了兩輛平頂箱式四輪四馬車，四馬車後隨著一輛朱輪華轂，四面玻璃、百道金穗的彩車，駕著六匹阿刺伯大馬，身披纓絡，尾結花球。兩個御夫戴著金帶烏絨帽，雄赳赳，氣昂昂，揚鞭直馳到使館門口停住了。只見館中出來兩個紅纓帽、青色褂的家人，把車門開了，說聲「請」，車中走出身軀偉岸、鬚鬚蓬鬆的俄國禮部大臣來，身上穿著滿繡金花的青氈褂，胸前橫著獅頭嵌寶的寶星，光耀耀地步進去。約摸進去了一點鐘光景，忽聽大門開處，嘻嘻哈哈一陣人聲，禮部大臣掖著愛青朝衣朝帽，錦繡飛揚；次芳等也朝珠補褂，衣冠濟楚，一陣風地哄出門來。愛青與禮部大臣對坐了六馬宮車，車後帶了阿福等四個後童；次芳、塔翻譯等各坐了四馬車。護衛的馬步各兵吹起軍樂，按隊前驅，輪蹄交錯，雲煙繚繞，緩緩地向中央大道馳去。

此時使館中悄無人聲，只剩彩雲沒有回去，卻穿著一身極爛爛的西裝，一人靠在陽臺上，眼看愛青等去遠了，心中悶悶不樂。原來彩雲今日不去赴會，一則為了查考失簪，巡捕約著今日回音；二則趁館中人走空，好與阿福恣情取樂。這是她的一點私心。誰知不做美的愛青，偏生點名兒，派著阿福跟去。彩雲又不好怎樣，此時倒落得孤零零看著人家風光熱鬧，又悔又恨。靠著欄上看了一回來往的車馬，覺得沒意思，一會罵丫頭瞎眼，裝煙煙嘴兒碰了牙了；一會又罵老媽兒都死絕了，一個個趕騷去。有一個小丫頭想討好兒，巴巴地倒碗茶來。彩雲就手啞一口，急了，燙著脣，伸手一巴掌道：「該死的，燙你娘！」那丫頭倒退了幾步，一滑手，那杯茶全個兒淋漓瀉瀉，都潑在彩雲新衣上了。彩雲也不抖擻衣上的水，端坐著，笑嘻嘻地道：「你走近點兒，我不吃你的呀！」那丫頭剛走一步，彩雲下死勁一拉，順手頭上拔下一個金耳挖，照准她手背上亂戳，鮮血直冒。彩雲還不消氣，正要找尋東西再打，瞥見房門外一個人影一閃。彩雲忙喊道：「誰？鬼鬼祟祟的嚇人！」那人就走進來，手裡拿著一封書子道：「不知誰給誰一封外國信，巴巴兒打發人送來，說給你瞧，你自會知道。」彩雲擡頭見是金升，就道：「你放下吧！」回頭對那小丫頭道：「你不去拿，難道還要下帖子請嗎？」那小丫頭哭著，一步一蹣，拿過來遞給彩雲。金升也咕嚕放下樓去了。彩雲正摸不著頭腦，不敢就拆，等金升去遠了，連忙拆開一看，原來並不是正經信札，一張白紙歪歪斜斜寫著一行道：

俄羅斯大好日，日耳曼拾簪人，將於午後一句鐘，持簪訪遺簪人於支那公使館，願遺簪人勿出。此約！

彩雲看完，又驚又喜。喜的是寶簪有了著落；驚的是如此貴重東西，拾著了不藏起，或賣了，發一注財，倒肯送還，還要自己當面交還，不知安著什麼主意！又不知拾著的是何等人物？回來真的來了，見他好，不見他好？正獨自盤算個不了，只聽餐室裡的大鐘鏗鏘地敲起來，細數恰是□二下，見一個老媽上來問道：「午飯還是開在大餐間嗎？」彩雲道：「這還用問嗎？」那老媽去了一回，又來請吃飯。彩雲把那信插入衣袋裡，裊裊婷婷，走進大餐間，就坐在平日坐的一張鏡面香楠洋式的小圓桌上，桌上鋪著白綿提花毯子，列著六樣精緻家常菜，都盛著金花雪地的小碗。兩邊老媽丫鬟，輪流伺候。不一會，彩雲吃完飯，左邊兩個老媽遞手巾，右邊兩個丫鬟送漱盂。漱盂已畢，又有丫鬟送上一杯咖啡茶。彩雲一手執著玻璃杯，就慢慢立起來，仍想走到洋臺上去。忽聽樓下街上一片叫嚷的聲音。彩雲三腳兩步跨到欄杆邊，朝下一望，不知為什麼，街心裡圍著一大堆人。再看時，只見兩個巡捕拉住一個體面少年，一個握了手，一個揪住衣服要搜。那少年只把手一揚，肩一揪，兩個巡捕一個東、一個西，兩邊兒拋球似地直滾去。只見少年仰著臉，豎著眉，喝道：「好，好，不生眼的東西！敢把我當賊拿？叫你認得德國人不是好欺負的！來呀，走了不是人！」彩雲此時方看清那少年，就是在締爾園遇見、前天樓下聽唱的那個俊人兒，不覺心頭突突地跳，想道：「難道那簪兒倒是他

拾了？」忽聽那跌倒的巡捕，氣吁吁地爬起趕來，嘴裡喊道：「你還想賴嗎？幾天兒在這裡穿梭似地來往，我就犯疑。這會兒鬼使神差，活該敗露！爽性明公正氣的把簪兒拿出手來，還虧你一頭走，一頭子細看呢！怕我看見了真贓！這會兒給我捉住了，倒賴著打人，我偏要捉了你走！」說著，狠命撲去。那少年不慌不忙，只用一隻手，趁他撲進，就在肩上一抓，好似老鷹抓小雞似地提了起來，往人堆外一擲，早是一個朝天餛飩，手足亂劃起來。看的人喝聲采。那一個巡捕見來勢厲害，于地吹起叫子來。四面巡捕聽見了，都找上來，足有□來個人。彩雲看得呆了，忽想這麼些人，那少年如何吃得了！怕他吃虧，須得我去排解纔好。不知不覺放下了玻璃杯，飛也似地跑下樓來，走到門口。眾多家人小■，見她慌慌張張地往外跑，不解緣故，又不敢問，都悄悄地在後跟著。彩雲回頭喝道：「你們別來，你們不會說外國話，不中用！」說著，就推門出去。只見□幾個巡捕，還是遠遠地打圈兒，圍著那少年，卻不敢近。那少年立在中間，手裡舉著晶光奕奕的東西，喊道：「東西在這裡，可是不給你們，你們不怕死的就來！哼，也沒見不分青紅皂白，就把人當賊！」剛說這話，擡頭忽見彩雲，臉上倒一紅，就把簪兒指著彩雲道：「簪主來認了，你們問問，看我偷了沒有？」那被打的巡捕原是常在使館門口承值的，認得公使夫人，就搶上來指著少年，告訴彩雲：「簪兒是他拾的。剛纔明明拿在手裡走，被我見了，他倒打起人來。」彩雲就笑道：「這事都是我不好，怨不得各位鬧差了。」說著，笑指那少年道：「那簪兒倒是我這位認得的朋友拾的，他早有信給我，我一時糊塗，忘了招呼你們。這會子倒教各位辛苦了，又幾乎傷了和氣。」彩雲一頭說，就手在口袋裡掏出□來個盧布，遞給巡捕道：「這不算什麼，請各位喝一杯淡酒吧！」那些巡捕見失主不理，又有錢了，就謝了各歸地段去了，看的人也漸漸散了。

原來那少年一見彩雲出來，就喜出望外，此時見眾人散盡，就嘻嘻笑著，向彩雲走來，嘴裡咕嚕道：「好笑這班賤奴，得了錢，就沒了氣了，倒活象個支那人！不枉稱做鄰國！」話一脫口，忽想現對著支那人，如何就說他不好，真平常說慣了，倒不好意思起來，連忙向彩雲脫帽致禮，笑道：「今天要不是太太，可吃大虧了！真是小子的緣分不淺！」彩雲聽他道著中國不好，倒也有點生氣，低了頭，淡淡地答道：「說什麼話來！就怕我也脫不了支那氣味，倒污了先生清操！」那少年倒局促起來道：「小子該死！小子說的是下等支那人，太太別多心。」彩雲嫣然一笑道：「別胡扯，你說人家，干我什麼！請裡邊坐吧！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。」說著，就讓少年進客廳。一路走來，彩雲覺得意亂心迷，不知所為。要說什麼，又說不出什麼，只是怔看那少年，見少年穿著深灰色細氈大襖，水墨色大呢背褂，乳貂爪泥的衣領，金鵝絨頭的手套，金鈕璀璨，硬領雪清，越顯得氣雄而秀，神清而腴。一進門，兩手只向衣袋裡掏。彩雲當是要取出寶簪來還她，等到取出來一看，倒是張金邊白地的名刺，恭恭敬敬遞來道：「小子冒昧，敢給太太換個名刺。」彩雲聽了，由不得就接了，只見刺上寫著「德意志大帝國陸軍中尉瓦德西」。彩雲反復看了幾遍，笑道：「原來是瓦德西將軍，倒失敬了！我們連今天已經見了三次面了，從來不知道誰是誰？不想靠了一支寶簪，倒拜識了大名，這還不是奇遇嗎？」瓦德西也笑道：「太太倒還記得敝國締爾園的事嗎？小可就從那一天見了太太的面兒，就曉得了太太的名兒，偏生緣淺，太太就離了敝國到俄國來了。好容易小可在敝國皇上那裡討了個游歷的差使，趕到這裡，又不敢冒昧來見。巧了這支簪兒，好象知道小可的心似的。那一天，正聽太太的妙音，它就不偏不倚掉在小可手掌之中。今兒又眼見公使赴會去了，太太倒在家，所以小可就放膽來了。這不但是奇遇，真要算奇緣了！」彩雲笑道：「我不管別的，我只問我的寶簪在哪兒呢？這會兒也該見賜了。」瓦德西哈哈道：「好性急的太太！人家老遠地跑了來，一句話沒說，你倒忍心就說這話！」彩雲忍不住嗤地一笑道：「你不還寶簪，幹什麼來？」瓦德西忙道：「是，不差，來還寶簪。別忙，寶簪在這裡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就在裡衣袋裡掏出一只陸離光彩的小手箱來，放在桌上，就推到彩雲身邊道：「原物奉還，請收好吧！」彩雲吃一嚇。只見那手箱雖不過一寸來高、七八分厚，赤金底兒，四面嵌滿的都是貓兒眼、祖母綠、七星線的寶石，蓋上雕刻著一個帶刀的將軍，騎著匹高頭大馬，威武氣概，那相貌活脫一個瓦德西。彩雲一面賞玩，愛不忍釋，一面就道：「這是哪裡說起！倒費……」剛說到此，彩雲的手忽然觸動匣上一個金星鈕的活機，那匣豁然自開了。彩雲只覺眼前一亮，哪裡有什麼鑽石簪，倒是一對精光四射的鑽石戒指，那鑽石足有五六克勒，似天上曉星般大。彩雲看了，目不能視，口不能言。瓦德西卻坐在彩雲對面，嘻著嘴，只是笑，也不開口。彩雲正不得主意，忽聽街上蹄聲得得，輪聲隆隆，好象有許多車來，到門就不響了。接著就聽見門口叫嚷。彩雲這一驚不小，連忙奪了寶石箱，向懷裡藏道：「不好了，我們老爺回來了。」瓦德西倒淡然地道：「不妨，說我是拾簪的來還簪就完了。」彩雲終不放心，放輕腳步，掀幔出來一張，劈頭就見金升領了個外國人往裡跑。彩雲縮身不及，忽聽那外國人喊道：「太太，我來報一件奇聞，令業師夏雅麗姑娘謀刺俄皇不成被捕了。」彩雲方擡頭，認得是畢葉，聽了不禁駭然道：「畢葉先生，你說什麼！」畢葉正欲回答，幔子裡瓦德西忽地也鑽出來道：「什麼夏雅麗被捕呀？畢葉先生快說！」彩雲不防瓦德西出來，□分吃嚇。只聽畢葉道：「咦，瓦德西先生怎麼也在這裡！」瓦德西忙道：「你別問這個，快告訴我夏姑娘的事要緊！」畢葉笑道：「我們到裡邊再說！」彩雲只得領了兩人進來，大家坐定。畢葉剛要開談，不料外邊又嚷起來。畢葉道：「大約金公使回來了。」彩雲側耳一聽，果然門外無數的靴聲橐橐，中有雯青的腳聲，不覺心裡七上八下，再捺不住，只望著瓦德西發怔。忽然得了一計，就拉著畢葉低聲道：「先生，我求你一件事，回來老爺進來問起瓦將軍，你只說是你的朋友。」畢葉笑了一笑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雯青已領著參贊、隨員、翻譯等翎頂輝煌的陸續進來，一見畢葉，就趕忙上來握手道：「想不到先生在這裡。」一回頭，見著瓦德西，呆了呆，問畢葉道：「這位是誰？」畢葉笑道：「這位是敝友德國瓦德西中尉，久慕大人清望，同來瞻仰的。」說著，就領見了。雯青也握了握手，就招呼在靠東首一張長桌上坐了。黑壓壓團圍坐了一桌子的人。雯青、彩雲也對面坐在兩頭。彩雲偷眼，瞥見阿福站在雯青背後，一眼注定了瓦德西，又溜著彩雲。彩雲一個沒意思，搭訕著問雯青：「老爺怎麼老早就回來了？不是說開夜宴嗎？」雯青道：「怎麼你們還不知道？事情鬧大了，開得成夜宴倒好了！今天俄皇險些兒送了性命哩！」回頭就向畢葉及瓦德西道：「兩位總該知道些影響了？」畢葉道：「不詳細。」雯青又向著彩雲道：「最奇怪的倒是個女子。剛纔俄皇正赴跳舞會，已經出宮，半路上忽然自己身邊跳出個侍女，一手緊緊拉住了御袖，一手拿著個爆炸彈，要俄皇立刻答應一句話，不然就把炸藥炸死俄皇。後來虧了幾個近衛兵有本事，死命把炸彈奪了下來，纔把她捉住。如今發到裁判所訊問去了。你們想險不險？俄皇受此大驚，哪裡能再赴會呢！所以大家也散了。」畢葉道：「大人知道這女子是誰？就是夏雅麗！」雯青吃驚道：「原來是她？」說著，覷著彩雲道：「怪道我們一年多不見她，原來混進宮去了。到底不是好貨，怎麼想殺起皇帝來！這也太無理了！到底逃不了天誅，免不了國法，真何苦來！」畢葉聽罷，就向瓦德西道：「我們何妨趕到裁判所去聽聽，看政府怎麼樣辦法？」瓦德西正想脫身，就道：「很好！我坐你車去。」兩人就起來向雯青告辭。雯青虛留了一句，也就起身相送；彩雲也跟了出來，直看送出雯青大門。彩雲方欲回身，忽聽外頭嚷道：「夏雅麗來了！」正是：

苦向異洲挑司馬，忽從女界見荊卿。

不知來者果是夏雅麗？且聽下回分解。